金寨男儿骨似铁

——金寨籍开国将军的长征故事

胡遵远



洪学智



徐立清



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

金寨，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、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，走出了12支主力红军队伍、59位开国将军。洪学智上将与皮定均、张贤约、徐立清、曾绍山、滕海清5位中将，都是从这片红色土地走出去、从红四方面军铁血征程中磨砺成长的优秀将领。6位将军年少投身革命，历经鄂豫皖苏区反“围剿”、川陕革命根据地坚守，全程走完万里长征。在雪山巍峨、草地苍茫、强敌环伺的险境中，他们以信仰立魂、以铁血担当、以坚韧克难，用忠诚与勇毅书写了大别山子弟的英雄史诗，成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历史上不朽的精神标杆。

大别山赤子踏上万里征途

山河破碎风云急，热血儿女踏歌行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革命烈火燃遍大别山区，穷苦出身的洪学智、皮定均、张贤约、徐立清、曾绍山、滕海清毅然告别家乡、投身红军，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淬炼初心、增长才干。

1935年，为策应中央红军、北上抗日，红四方面军毅然开启举世罕见的万里长征。6位金寨籍将军闻令而动、紧随大军，转战川、康、甘、青广袤大地，亲历爬雪山、过草地的极致苦难，参与嘉陵江战役、土门战役、包座战役等诸多关键战事。征途漫漫、磨难重重，6人岗位不同、使命相通：洪学智主抓后勤保障与政治工作，稳军心、保畅通；皮定均、滕海清靠前指挥、冲锋破阵，逢战必勇、遇险必上；徐立清深耕战地政工与医疗卫生工作，救死扶伤、凝聚士气；张贤约、曾绍山担当侦察先锋、作战骨干，探敌先机、突围破局。无论在什么岗位上，他们都始终信念坚定、听党指挥，在饥寒绝境中坚守、在生死考验中忠诚，以钢铁意志完成长征壮举，成为党和红军可堪大用、能担重任的中坚力量。

绝境长征路上的将军担当

红四方面军的长征，是红军长征中最为曲折、最为艰苦的征程。三过茫茫草地、屡越皑皑雪山，物资断绝、疫病频发、追兵不断，每一步前行都是生死考验。6位金寨籍将军于逆境中挺立、在危难中担当，留下了一段段感人至深、催人奋进的红色故事。

洪学智上将心怀大义、情系战友，是长征路上温暖军心的坚守者。翻越夹金山时，风雪肆虐、高寒缺氧，绝壁冰川阻隔前路，无数战士体力透支、身陷险境。身为后勤与政工负责人的洪学智，始终把战友的生命放在首位，专门组建收容队殿后行军，全力搜救冻伤、掉队、体弱的官兵。三过草地期间，粮草枯竭，生存面临极致挑战。洪学智精打细算、统筹调配仅存物资，自己常以草根树皮果腹、忍饥行军。行军途中，他坚持边走边动员、时时鼓士气，以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和舍己为人的担当作为，带领大批战士走出绝境、闯过难关。

皮定均中将年少勇武、敢打敢拼，在千难万险中淬炼初心。少年从军的他，骁勇果敢、斗志昂扬，全程直面围追堵截、历经无数生死硬仗，在一次次绝境前行中磨砺意志、锤炼本领，以不服输、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走完长征，成长为一名忠诚坚定、骁勇善战的红军优秀指挥员。

张贤约中将沉稳善战、团结友爱，在千场血战中淬火成长。每逢战事皆沉着冷静、奋勇杀敌，面对强敌悍不畏死、坚守阵地，出色地完成了攻坚、阻击、掩护等各项作战任务。漫漫征途上，他始终心系战友、体恤士兵，主动分担负重、帮扶弱小，用并肩同行的温情凝聚起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。

徐立清中将温情坚守、初心如磐，以政工医者之责守护军心与生命。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的他，一身担两责，既是思想领航员，又是生命守护者。雪山草地之间，药品器械耗尽，冻伤、饥饿、疫病时刻威胁着战士的生命。他带领医护人员就地取材、采集草药，日夜轮守照料伤员，拼尽全力救治每一名战士，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战斗减员。面对反复转战带来的战士们身心疲惫、思想波动，他坚持政治工作不断线、信仰教育不停歇，利用行军休整间隙宣讲革命理想、传递必胜信念，以温情抚慰人心、以初心凝聚力量，让部队在极端困苦中始终军心不散、斗志不减、信念不灭。

曾绍山中将智勇双全、临危破局，数次于绝境中挽救部队。长征期间，曾绍山担任红十师侦察参谋，作为全军的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，他次次主动向前、探路察敌。首次进入草地前，前途路况不明、敌情复杂，为保障大部队安全挺进，他主动请缨侦察，昼夜奔波探察地形、摸排敌情，多方寻访联络向导，精准规划安全行军路线。转战甘南之际，红十师突遭敌军重兵合围，与主力失去联系，全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生死绝境。危难关头，曾绍山挺身而出、孤身突围，穿越封锁线、长途奔袭联络友军，精准汇报敌我态势与被困方位，成功引来增援部队，保全了整支队伍的有生力量，在生死关头立下卓著战功。

滕海清中将铁骨铮铮、永不言退，以顽强意志诠释指挥员本色。长征途中，他始终坚守作战一线，身先士卒、以身作则。翻越折多山，冰封路滑、寒风刺骨，战士们步履维艰。他率先破冰开路、踏雪拓路，主动搀扶伤病战士、帮扶体力薄弱人员。三过草地之时，沼泽遍地、危机四伏，疫病蔓延、补给全无，行军作战难度空前。一次长途行军中，滕海清突发高烧、身体虚脱，战友纷纷劝他骑马休整，他断然拒绝。他拄杖支撑、强忍病痛，精准指挥部队规避沼泽陷阱、防备敌军偷袭，以顽强毅力带领队伍圆满完成转战任务。

金寨籍将军彰显的崇高革命品格

6位金寨籍开国将军的漫漫长征路，是红四方面军艰苦卓绝长征史的生动缩影，更是大别山精神与长征精神的鲜活体现。从大别深山奔赴雪域草地，从年少热血淬炼忠诚担当，极致苦难的长征岁月，淬炼出将军们历久弥坚的宝贵品格。

绝对忠诚、铁心向党是他们不变的政治底色。历经三过草地、屡翻雪山的生死磨砺，面对缺衣少食的极端困境与重兵围堵的生死考验，6位将军始终听党指挥、服从组织安排，纵使前路艰险、屡遭挫折，依然信仰不移、初心不改，用一生坚守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。

不畏艰险、敢于胜利是他们鲜明的英雄本色。万里征途千难万险、步步生死，他们始终迎难而上、顽强拼搏，以钢铁意志战胜自然绝境，以无畏勇气突破敌人封锁，在绝境中求生存、在苦战中谋胜利，彰显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、永不言败的英雄本色。

无私奉献、团结同心是他们纯粹的家国情怀。长征路上，他们舍己济人、生死相依，守初心、顾大局、爱战友，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、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，用同舟共济的战友情、大公无私的奉献心，汇聚起红军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。

山河不语，精神永存；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6位金寨籍将军用热血铺就了漫漫长征路，用忠心铸就了精神丰碑。新时代的我们当以先辈为镜，赓续长征精神、厚植家国情怀，把忠诚担当、无私奉献的革命品格转化为干事创业、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担使命、笃行实干，让大别山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、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芒。



协办单位：金寨县红军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

最好的爱情

王凤霞

时代在发展，历史在前进。一切都在变，甚至是瞬息万变。变的是身处的环境，所处的形势。但是，抛开时间空间，总会有一些永恒不变的事物，萦绕在我们心畔。比如，青春的热烈与美好的爱恋。

三天结缘　相伴终身

“1936年5月30日那天，春风和煦，阳光灿烂。雅砻江畔的原野上，绿草茵茵，野花盛开。”春风，阳光，草地，野花。哪怕过去了七十年，张文回忆里的这个日子还是这么明媚。

同样明媚的还有台上唱歌的女兵班战士们。本来她们正在兴致勃勃地看运动会。篮球、排球、田径，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。战场上的杀敌英雄，也是运动场上的钢铁汉子。女兵们还沉浸在比赛的浓烈氛围中，说着，笑着。大会主持突然说，现在，欢迎供给部和卫生部的四个女兵班给大家唱歌！

女兵们措手不及。男兵们欢呼雀跃。

“欢迎女兵班唱支歌，三个四个不算多……”

唱歌就唱歌，“二月桃花满山坡，红军来去如抛梭。”站在台上毫不胆怯，歌声嘹亮，领唱的那位女兵，来自四川通江。她是供给部一班的班长，姓张，名熙泽(后改名张文)。

此时的洪学智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，与军长王宏坤、参谋长陈伯钧等人一同坐在主席台上观看。

“敌人的骑兵不须怕，沉着敏捷来打它。目标又大又好打，排子枪快放易射杀。我们瞄准它，我们打垮它，我们消灭它。我们是无敌的红军，打垮蒋贼百万兵。”

一曲歌毕，台下一个劲儿地鼓掌并高喊：“唱得好，再来一个要不要？”女兵们被这气氛感染，越唱越有劲，一连唱了好几首。

艰难打不垮士气，战火盖不住青春！

“6月1日晚上，大雨哗哗下个不停。红四军政治部办公室点着油灯，我和张文的婚礼在红军战士的欢闹声中举行……那时，我只有一条被单、一条旧毛毯。”这是洪学智记忆里的新婚。

一碗面疙瘩汤，一床简单的铺盖。用今天的话讲，既是“闪婚”，又是“裸婚”。

那时的爱情真简朴。

简朴的是物质，厚重的是情义。他们相濡以沫，相伴七十载风雨岁月。

你去卫国　我来守家

1939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，洪学智与战友一起外出打猎。张文说，那时延安周边的环境好，野生动物多。下午三四点钟，学智打了一捧野鸡野兔回来。(延安确实多野兔。笔者2019年在延安挂职时，还时常在院子里看见野兔子。)

这天晚上，张文顺利产下大女儿醒华。初为人父的洪学智抱着女儿在窑洞里来回走着。亲她的小脸，摸她的头发。做饭、洗衣、洗尿布。他是战场上的猛将，也是慈父与爱人。

没有家国安宁，哪来岁月静好。1939年6月，洪学智所在的三大队要带着1000多名抗大学员向敌后转移，奔赴抗战前线。张文带着初生的女儿随军行动。在阳曲县过山坡时，张文和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小醒华啼哭不止。情急之下，只好狠心把她丢在老乡家里。

洪学智敲开一家老百姓的门：“老乡，我们是八路军，到前线抗日的。我们要过铁路，孩子哭闹，影响部队行动，把孩子交给你们吧！”张文哭了：“日后革命胜利了，我们忘不了你们的恩情。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，那你们就把孩子当作亲生女儿吧！”

他们育有三儿五女，八个孩子。其中有6个孩子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。大女儿、二女儿因行军途中，环境艰难，一度寄养在老乡家里。后又陆续找回。洪学智南征北战，功勋赫赫。张文带着孩子随之辗转，在军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生儿育女。洪学智从不让张文向组织上提要求。这位1933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，爬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可是直到1950年才得到一个副团职待遇。

前方，需要有人冲锋陷阵。

后方，也要有人守护家园。

不敢想象，在这么多年动荡奔波、炮火连天的日子里，张文是如何把洪学智每个阶段所用的物品保存下来的。洪学智去世以后，张文把洪学智生前遗物644件，全部捐赠给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。这不仅是个人的物品，更是革命年代风雨征程的见证。

文物打包装车那天，张文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对将军家乡接收文物的代表说：“我把学智的遗物全部捐给了金寨，也把我的一颗心捐给了金寨！”

那个唱着《打骑兵歌》的川妹子啊！已经白发苍苍！

知你牵挂　送君还乡

2004年将军病重，病榻之上的他无限牵挂地对女儿洪炜说：“如果这次我能好起来，我还想再回金寨去看看乡亲们。”遗憾的是，将军没能实现生前再回故乡的愿望。2006年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。两年后，子女们按照将军遗愿，把他的部分骨灰送回家乡的烈士陵园安葬。

自1932年随部队离开故乡，将军生前共回故乡七次。

第一次，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。他回到了阔别21年的故乡，住了二十多天。这也是将军回乡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。他走遍了梦里熟悉而眼前陌生的坡坡岗岗、山山洼洼。

他时常站在山顶上凝望。

那曾经炮火连天的岁月啊！仿佛就在眼前，耳畔响起冲锋的号角，脑海里闪现战斗的画面。

那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啊！依稀还在身边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那样倒在了血泊里，倒在了信仰里，倒在了将军不可磨灭的记忆里。

将军跟乡亲们一起吃着山野土菜，聊着闲话家常，水是故乡清，情是故乡浓！如果此时父母还在，如果此时姐姐还在，那该是一幅多么幸福的画面！

此后，将军又六次回乡。为家乡拉赞助建起了职高的理化实验楼；送来医疗队，深入大山深处贫困的村落，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把部队换装的十万件旧军被军服运回家乡，帮助大山里的乡亲们度过难耐的严冬。

将军说：“我那个家乡走出来10多万红军，都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牺牲了，最后活着的不过数百人，像我这样的幸存者，一千个里只剩一个……烈士的孩子肚子吃不饱，烈士的遗孀没有衣服穿，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应该感到羞愧呀！”说完这段话，一生铁骨铮铮的老将军，潸然泪下。

金寨！任将军金戈铁马驰骋半生，始终魂牵梦绕的故乡啊！

2008年，张文站在洪学智家乡的纪念碑前，默默地跟将军告别。

学智，你终于回到了大别山，回到了养育你的故乡，回到了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，回到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的地方。

学智，你知道吗？在你的家乡双河，乡亲们为你建了纪念广场。当你的铜像吊下卡车的时候，数不清的燕子从四面八方飞来，已是九月底的深秋，桂花竟又再度飘香。

学智，你听“金寨桂花香，燕子排成行，斑斓青史铭刻人心上……”

学智，我们送你回家啦！

他们相守一生，或许，从没说过我爱你。

他们聚少离多，或许，少有甜言蜜语。

但他们的爱情，是最好的爱情。

大别山的当代剥度

刘以萱

岩层里还藏着烽火的余温
却已长出光纤的藤蔓
缠绕着每一块倔强的石头
信号塔站在山巅，像新时代的望哨
把云海译成数据流

盘山公路是大地的经纬
货车载着大别山的晨光
穿过隧道，驶向平原
茶叶在玻璃温室里舒展
带着老区的韧性
泡成城市写字楼里的回甘

风电叶片转动
搅碎了旧时光的剪影
却让每一阵风都有了重量
孩子们在数字化教室
触摸屏幕上的山川脉络
他们的笑声，比清泉更透亮

大别山不再只活在史诗里
它用光伏板的反光
用民宿的灯火
用快递车扬起的尘土
写就新的篇章——每一粒松子的坠落
都是对未来的叩问
每一次炊烟的升起，都连着远方的霓虹

循着星火去金寨

李先斌

九月的皖西，秋意已悄然爬上枝头。

9月20日清晨，我驱车驶上前往金寨的路。车窗外，大别山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层峦叠嶂间，仿佛还回荡着近百年前那震天动地的号角声。此行的目的地，是金寨县革命博物馆——一座用砖石与记忆筑成的精神丰碑。而我行囊中，还揣着关于“星火大别山”文史资料征集的方案，纸页间“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、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”的字样，与眼前这片土地的气息悄然呼应，让这趟旅程多了一层沉甸甸的使命。

车轮碾过盘山公路，山风裹挟着松针与泥土的气息涌入车窗。路过一处村落时，我看见几位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，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，写满了岁月沉淀的平静。我忽然想起资料里提到的“户户有红军、村村出烈士”——这些老人的祖辈，或许就曾背着土枪走进深山，或许曾在深夜为红军缝补过军衣，又或许，他们的亲人就长眠在某座无名山头。金寨的红色，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展陈，而是融进血脉、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印记。

抵达博物馆时，阳光正透过玻璃幕墙洒在广场上。红军广场上，一组组红军战士的雕塑巍然矗立，那些手持步枪、目光坚毅的身影，仿佛正从历史深处走来。我放慢脚步，指尖轻轻拂过雕塑基座上“10万儿女投身革命”的铭文，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家庭的破碎与重生。馆内，一方“红军公田碑”静静立在展柜里，碑身粗粝斑驳，铭文却依旧清晰。讲解员说，这是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土改的历史见证，20世纪70年代在金寨斑竹园发现后征集入藏，如今是国家一级文物。我凝视着它，仿佛能看见当年土地大会上，无数翻身农民眼中跳动的光，听见窗外此起彼伏的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呐喊。

最让我驻足良久的，是一面挂满军鞋的墙。那些布鞋大小不一，有的鞋底已经磨穿，有的鞋面上还沾着暗褐色的血迹。资料里记载，金寨妇女曾彻夜赶制军鞋支援前线。那些军鞋不是文物，是无数母亲、妻子、女儿的心跳，是“江山就是人民、人民就是江山”最朴素的见证。

参观临近尾声，我在“将军厅”前停下脚步。59位开国将军的照片整齐排列，他们的眼神或锐利或温和，却都透着同一种坚定。讲解员讲起，开国上将洪学智晚年回乡，曾登上烈士陵园，在纪念塔前久久伫立，许久没有说话。我们今日所见的青山绿水、安居乐业，正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安宁与幸福。而那份文史资料征集方案里说的“填补空白、筑牢历史根基”，或许正是要让这样的故事不被遗忘，让后来的我们，永远记得自己从何而来。

走出博物馆时，夕阳正为大别山镀上一层金边。回望那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建筑，我忽然明白：所谓“追忆”，从来不是沉湎于过去的伤痛，而是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金寨的星火，从未熄灭——它在老人们的皱纹里，在军鞋的针脚里，在将军们的目光里，更在我们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。

驱车返程时，暮色渐浓。车灯划破黑暗，照亮前方的路。我知道，这趟旅程的终点不是博物馆，而是将这份红色记忆融入日常的开始。就像资料里写的，“为六安的文化建设、文旅融合与城市发展注入文化滋养”——而我们每个人，都是这“滋养”的传递者。当未来有人问起“大别山精神是什么”，我希望自己能指着窗外的青山，讲一个关于军鞋、关于石碑、关于10万儿女的故事，让他们知道：有些火种，永远不会冷却；有些路，永远值得追寻。

